三

文獻通考纂卷之十一

宋鄱陽馬貴與著
明海鹽胡震亨纂
彭宗孟
武康駱駸曾校

職官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臯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曆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

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曆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縉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籲俊之流宮伯內宰盡興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爲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爲公卿將相爲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非閹豎嬖倖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縉紳特以

文學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爲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冑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爲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唐以來以侍中爲三公官以處勳臣又以給事中爲封駁之官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尉漢承秦以爲三公然猶

掌武事也唐以後亦爲三公宋時呂夷簡王旦韓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馬周官掌兵至漢元成以後爲三公乃後來執政之任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諳營繕不過爲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漢爲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爲大臣所不敢當之穹官校尉在漢爲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爲武弁所不齒之冗秩尚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印青綬主宮禁文書而已至唐則爲三省長官太宗以秦王爲之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漢以校尉領禁衛諸軍

令顯之官宰相之罷政者至爲城門校尉又可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雄尊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皆領重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副尉爲武職初階不入品從至爲冗賤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作職官考第十一

官制總序

昔者伏羲共工神農黃帝少昊皆以德致瑞名官爲龍師水師火師雲師鳥師而命以天事自顓帝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唐堯命羲和四子虞舜命岳牧九官二代建官惟百而已至乎夏

商官額始倍夏則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殷則天子有六大典司六典五官典司五衆六府典司六職六工典制六材而侯服則設屬長連帥卒正州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爲左右曰二伯周黜殷命成王爰始定制三公論道三孤貳公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刑冬官司空掌邦事其屬三百六十是爲六卿各分其職以倡九牧焉秦兼天下官不稽古始罷侯置守太尉主五兵丞相摠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漢興循而不革其後頗有所改光武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衆務洎于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魏晉而後多依漢制北朝魏齊省亦準江東後周酌周禮之文建六官之職其他官亦兼用秦漢隋復廢周官還依漢魏唐職貢多因隋制貞觀裁省內官定員六百四十有二天授景龍紀綱大紊武后務收物情天授二年北舉人無賢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試官以處之當時諺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持侍御史腕脫校書郎景龍中有太平公主等廣

納賂貨降墨勑斜封自宰相至於內外員官及左右臺御史數踰十倍無廳事可以處之故時人謂之三無坐處開元懲弊刋修舊制尚書省以統會衆務舉持繩目門下省以侍從獻替規駁非宜中書省以獻納制冊敷揚宣勞秘書省以監錄圖書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內侍省以承旨奉引御史臺以肅清僚庶九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大府五監少府將作國子軍器都水以分理羣司六軍羽林龍武神武各左右十六衛左右衛左右武左右威弁驍騎領軍金吾監門千牛各左右也以嚴其禁禦一

二春坊三寺家令率更太僕十率左右衛左右司常清道監門內侍俾乂儲宮牧守督護分臨畿服京府置牧餘府州置都督都護大相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按察採訪等使以理州縣節度團練等使以督府軍事租庸轉運鹽鐵青苗營田等使以毓財貨自六品以下率由選曹居官者以五歲爲限於是百司具舉庶績咸理亦一代之制焉肅代以後盜起兵興府庫無積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大將軍告身一道纔易一醉德宗避難於奉天渾瑊之童奴曰黃苓力戰卽封渤海郡王至於僖

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看馬李僕射之號德宗幸梁州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試以散官陸贄言軍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馬方今之病在於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慢而人情不趍夫突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効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受試官則彼人將曰吾以忘軀命獲官而彼以獻瓜果得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宋

朝設官之制名號品秩一切襲用唐舊然三師三公不常置宰相不專用三省長官中書門下並列於外又別置中書於禁中是謂政事堂與樞密院對掌大政臺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悉皆出入分涖庶務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領雖有正官非別勑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七八節度使不食本鎮租賦藩府除授雖帶都督之名而實不行都督之事京府以及四方大鎮皆有牧尹而類非親王不除諸路無觀察採訪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特以爲右列叙遷之寵雖有

正任遥領大率不親本州之務此其大槩也至於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叙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勲有爵故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勲爵邑有無爲輕重時人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虛名之不足砥礪天下也如此自真宗仁宗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爲請未遑釐正神宗元豐中肇新官制凡省臺寺監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于是始各還所職元祐以後漸有更易宣和追咎元祐設局以修官制書未成而邊事起矣

馬氏曰按陶唐氏以前之官所治者天事也虞夏以後之官所治者民事也太古法制簡畧不可得而詳知然以經傳所載攷之則自伏羲以至帝堯其所命之官大率爲治曆明時而已蓋太古洪荒步占之法未立天道幽遠非有神聖之德者不足以知之而位天地育萬物定四時成歲功乃君相職業一大事月令其帝太皞其神勾芒鄭氏注以爲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是也蓋此數聖人者生則知四時之事歿則爲四時之神至帝堯時則占中星

置閏餘法漸著明然其命官猶以羲和爲第一義自是四子之後世守其法居其官至舜攝政之時雖以在璿璣玉衡齊七政爲首事然分命九官則皆以治民而未嘗及天事蓋累聖相承其法至堯而備世官自足以掌之不必別求賢哲之輔以專其任也三代官制至周而尤詳然觀成王所以命官若三公三孤則僅有燮理陰陽寅亮天地二語爲天事而冢宰以下俱民事也然尚承襲上古之官名而所謂六官則天官掌治地官掌教春官掌禮夏官掌兵秋官掌刑冬官掌工畧不及天地四時之事至於馮相氏保章氏挈壺氏則不過三百六十屬吏之一蓋至是而治天事之官事彌易而秩彌卑矣

司馬光百官公卿表序曰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六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以賞戰多散官以褒勤舊故必折衝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考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以爲榮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欲求媚於衆始有沉階自是品秩浸訛朱紫日繁矣肅宗之後四方糜沸兵革不息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弁職事官通用爲賞不復選材無所愛吝將帥出征者

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後又聽以信牒投人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或以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其濫如此重以藩方跋扈朝廷畏之窮極褒寵苟求姑息遂有朝編卒伍暮擁節旄夕解緹衣旦紆公袞者矣流及五代等殺益紊三公端揆之貴施於軍校衣紫執象之榮被於胥史名器之亂無此爲甚大宋受命承其餘弊方綱紀大基未暇釐正故臺省寺監[illegible]列之崇卑制[illegible]尊也所

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爲煩文人不復貴凡朝廷所以鼓舞羣倫緝熙庶績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於三者之中復有名同實異交錯難知遷徙去來常無虛日

三公

記曰天子無爵三公無官參職天子何官之稱

賈誼曰天子不喻於前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惠於庶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折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不信太傅之

責也古者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叙音聲不中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無以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蓋諸侯過大臣不知文雅之辭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倒側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義與奪不以節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燕私安而易樂而躭飲食不時醉飽不節寢起早晏無常玩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

太尉司徒司空自漢以後皆爲三公而太師太傅太保則稱三師

馬氏曰三公三師之濫授莫甚於宣和鄆肅諸王爲之是以子爲師傅也童貫爲之是以厮役爲師傅也

宰相 丞相 門下省 中書省 尚書省

丞相秦官漢制丞相進太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及瘳視事尚書令若光祿大夫賜以養牛上尊酒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則以病聞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解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居半道丞相追上病使者還來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

若丞相不勝任使者策書駕輅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爲庶人若丞相有他過使者奉勑書駕雕駟馬即時步出府乘棧車牝馬歸田里思過凡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鼓言其大開無節限

馬氏曰自後漢時雖置三公而事歸臺閣尚書始爲機衡之任然當時尚書不過預聞國政未嘗盡奪三公之權也至魏晉以來中書尚書之官始真爲宰相而三公遂爲具員其故何也蓋漢之典事尚書中書者號爲天子之私人及叔季之世則奸雄之謀篡奪者亦以其私人居是官而所謂三公者古有其官未容

遽廢也故必釋其老病不任事依違不侵權者居之東漢之末曹公爲丞相而三公則楊彪趙温尚書令中書監則二荀華歆劉放孫資之徒也魏之末司馬師昭爲丞相而三公則王祥鄭冲尚書令中書監則賈充荀勗鍾會之徒也蓋是時凡任中書者皆運籌帷幄佐命移祚之人凡任三公者皆備員高位畏權遠勢之人而三公之失權任中書之秉機要自此判之矣至丞相一官西漢廢於哀帝之時東漢本不置丞相建安特置之以處曹操魏本不置丞相正始特置之以處司馬師昭及晉則不置然東晉以至宋齊

梁陳隋皆有之夫中書監既爲宰相之任則升其品秩可也丞相既不爲宰相之任而嘗爲擅代之階則廢其名字可也今觀魏以後之官品中書監僅爲三品而黃鉞大將軍大丞相諸大將軍則爲一品二品然此數官者未嘗以授人特宋齊梁陳隋將受禪則居之此外則王敦桓溫侯景亦嘗爲之夫高官極品不以處輔佐之臣而又存其名字使亂臣賊子遞相承襲以爲竊取大物之漸非所以昭德塞違明示百官也

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後緣太宗嘗爲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由是僕射爲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爲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嘗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外知政事平章事之類非一其名同三品者起于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後相沿雖品高者亦然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自開元以後常以領他職實欲重其事而反輕宰相之體故時方用兵則爲節度使時崇儒學則爲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爲鹽鐵轉運使又其甚則爲延資庫使至於

國史太清宮之類其名頗多皆不足取法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爲宰相之職無常員其上相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爲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兩學士并監修國史並除焉參知政事堂副宰相毗大政參庶務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而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二左右僕射爲宰相左僕射並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並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復別置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政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元祐初始合班奏事分省治事紹興以後皆因之建炎三年參酌三省之制改尚書左僕射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尚書右僕射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二侍郎並爲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乾道八年改爲左右丞相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寺晉志曰爲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或謂之門下者唐龍朔中曾改爲東臺光宅中改爲鸞臺開元改爲黃門者尋俱復舊中書之官舊矣謂之中書省自魏晉始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固其位謂之鳳凰池焉唐龍朔曾改爲西臺光宅

改爲鳳閣開元改爲紫微省尋俱復舊尚書省者昔
堯試舜於大麓領錄天下事似其任也斯乃文昌天
府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案仰故李固云陛
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
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
政四海僕射秦官漢因之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
課有取其領事之義

元祐初左僕射司馬光上言謹案西漢以丞相總百官
而六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
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武佐漢

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
爲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
書疏外矣東晉以來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
議政事不得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
矣降及南北朝大體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
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
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
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
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自是相承
至於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

向日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使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專主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掌武事副使佐之自是以來百有餘年官師相承中外安帖百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奏朝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降勑劄宣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人故文書簡徑事無留滯神宗改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爲三省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率皆送尚書省尚書省下六曹付諸案勘當檢尋文書會問事節近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度事理定奪歸著申尚書省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錄下尚書省尚書省復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科遣迂回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決絕或四方急奏待報或吏民詞訟求決皆困於留滯又本置門下省欲以封駁中書省錄黃樞密院錄白恐有未當若令舉職

則須日有駁正爭論紛紜執政大臣遂成不叶故自置門下省以來駁議甚少又門下不可得直取旨行下雖有駁議必須却送中書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又內批文字及諸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後有駁正則爲反復近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門下省然則門下一官殆爲虛設徒使吏員倍多文書繁冗無益於事乞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業以都堂爲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章奏已有聖旨三省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同商議僉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降勑劄事小則直批狀指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并兩省十二房吏人爲六房同共點檢鈔狀行遣文書若政事有差失委給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之出亦不爲不審矣如此則政事歸一吏員不冗文書不繁行遣徑直於先帝所建之官並無所變更但於職業微有修改欲令於事務時宜差爲簡便耳

馬氏曰門下審覆之說始於唐然唐以中書門下爲政事堂則已合而爲一矣但門下省之官有給事中任

出納王命之事有散騎常侍左右司諫任諫爭闕失之事皆所謂覆審而貞觀時太宗又命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輒諫則門下省無不舉職之官矣坐廟堂者商訂於造命之初毋或擅權而好勝居糾駁者審察於出令之後不憚糾過以弼違則上下之間始無曠職而三省之設不爲具文固不必爲宰相者各據一省顯分爾法然後謂之稱其職也蓋元豐官制之行王珪爲首相蔡確爲次相確奏乞以首相兼門下侍郎次相兼中書侍郎其實以唐制有中書造命之說於是奏事取旨皆次相而首相並不得預蓋陰傾珪而奪之權及溫公爲門下侍郎嘗懇確欲數會議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於是門下省又以審覆駁正爲已任若各逞私意以爲舉職則爲中書長官者執造命之說而必擯門下使不得預取旨之權門下長官者執審覆之說而必駁中書已取旨之事則兩省之分所以使之自爲讐敵矣其實兩省屬官既各有司封駁者則御省共同奏事取旨施行事有不當而後省留黃繳駁乃不易之法

李燾歷代宰相年表序畧曰古之所謂相者一而已初未嘗使他人參貳乎其間堯相舜舜相禹禹相臯陶

皐陶既沒乃相益湯相伊尹傳所謂仲虺爲湯左相者不足信也周家並建三公而一公實兼冢宰故旦奭夾輔成王而誕保文武受命者專屬之旦旦歸于豐奭乃專政蓋其名三公其實一相耳自秦以降名實浸以兩失間有環瑋絶特負賢相之稱功烈赫然著見於一時者亦必得君之專歷年之久而莫或參貳之故也權出於一而莫或參貳之雖奸雄或得以肆其惡攘竊天下傾國敗家不可禁遏然而一相之任終不可分者唐虞夏商之成法也彼徒見趙高王莽曹操司馬懿其禍如此之酷也而不察夫帝王之

所以隆盛其爲利蓋亦博哉不能還治其本而反疑其末並列兼制使相牽引而相遂失其職矣夫任相不獲其利而蒙其禍是君之不明非相之權果不可使出於一也既奪其職分其權則所謂相者特一大有司耳其何以總百官治萬事而亮天功耶凡相取其德耳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而舜禹皐陶之胥命必孜孜以德爲言彼誠知所本者歟本之不知則其選用益雜而多端矣選用雜而多端故其稱號亦顛倒錯亂無有定制或居其位而不得聞其政或當軸秉鈞而身乃爲他官名實糾紛賢不肖溷淆其

或多至十三四人而其少猶不下四五輩古所謂相寧若此乎

諫議大夫

宋制左右諫議大夫左隸門下右隸中書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皆得諫正建炎三年詔建議大夫不隸兩省別置局於後省之側

馬氏曰諫官之所以使人厭者以立異爲心以利口爲能也況處多事之時運籌決勝其機貴密其發貴果尤不宜使好異利口喋喋其間昔司馬溫公言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此乃名言

李燾天禧以來諫官年表序畧曰古者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工商莫不皆有言責輻輳並進而天子斟酌焉未嘗以言責專付一官以言責專付一官則由漢武帝失之武帝誠不喜諫者初置諫大夫猶未限員東京循舊弗改後乃浸微晉洎江表絕不復置拓跋魏復置其員亦不可知高齊緣孝經之文始有七人之限夫以天下之衆而敢言者才七人尚足謂治耶恭惟祖宗明目達聰協于虞舜任言責者不一天禧別置諫院禮秩優異宅官莫擬崇廣言路諫官御史權

勢氣力乃與宰相等蓋當時所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俱備爲一世所高者勿在此位或誤選試旋加汰斥言而當者曾不十年徑登台輔其名迹皆可考見嗚呼盛哉今斷自天禧置院以來作諫官年表並列古今之變爲二說以附著之其一曰諫官必天子自擇而宰相勿與其二曰宰相雖不得與擇諫官必優容之乃克有濟

史官

歐陽修論史館日歷奏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有兩府之臣撰時政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論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修撰官只

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人典法遂成廢墜

王氏揮麈錄曰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曆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爲之者也四曰臣僚墓碑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執政之所日錄於一時政事最爲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爲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之類以爲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足以爲信可也所載事跡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

可誣亦何可盡廢云

行臺省

馬氏曰按行臺省之名雖始於魏晉之間然兩漢初興高祖所以委蕭何世祖所以命鄧禹其權任蓋亦類此唐天寶以後以盜賊陷兩京夷狄侵畿甸則或以大元帥副元帥命親王勲臣爲之然但可任專征之責而他事則禀朝旨則亦未嘗備行臺省之事也至其末年方鎮擅地請節於是或以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王爵命之如錢鏐馬殷王審知之徒蓋名爲奉正朔而實自爲一朝廷矣然則行臺省之名苟非創造之初土宇未一以此任帷幄腹心之臣則必衰微之後法制已隳以此處分裂割據之輩至若承平之時則不宜有此名也建炎時張魏公以樞密使宣撫川陝趙忠簡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自兵事外悉當奏禀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及魏公得罪謫詞言假便宜行事之制忘人臣無將之嫌省內閣以招賢擬尚方而鑄印然則承制之事易以惹謗忠簡之言固篤論也

御史臺

周官御史蓋掌贊書而授法令至秦漢爲糾察之任後

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北齊楊愔伽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斯事久矣洪容齋曰司馬公知諫院上章乞立宗室爲繼嗣對畢詣中書畧爲宰相韓公言其旨時陳洙爲殿中侍御史公問洙洙答以彼此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國朝故實臺諫官元不相見時有相糾駁者今兩省合爲一府居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

學士院

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乾封後召文士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勅開元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

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

玄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待以師傅之禮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

殿說書古無此官仁宗景祐置日輪二員祗候

翰林學士之官唐以前雖未有然以言語文字至技藝侍中侍郎則漢武帝所以處鄒以招鴻都文學之類是也至於出入參謀軍國號稱內相則漢魏以來侍監之類是也若代言典誥之任則武帝所以命司馬相如歷代所以置中書舍人是也

白樂天渭村退居寄錢翰林詩叙翰苑之親近云曉從朝典慶春陪宴栢梁分庭皆命婦對院即儲皇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鬧裝金鈿相照耀朱紫間熒煌毬簇桃花騎歌巡竹葉觴窪銀中貴帶昂黨內人粧賜襖東城下頒酺曲水傍樽罍分聖酒妓樂借仙倡

諸卿

自昔三代以上分置六卿此周事至秦及漢雖事不師古猶制度未繁後漢有三公九卿而尚書之任又益

重矣魏晉以降職制日增後周依周禮置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習已久不能革其視聽其隋氏復廢六官多依北齊之制官職重設庶務煩滯加六尚書以周之六卿又更別立寺監則戶部與大府分地官司徒職事禮部與大常分春官宗伯識事刑部與大理分秋官司寇職事工部與將作分冬官司空職事自餘百司之任多類於斯欲求理實要在簡省鹽鐵戶部度支宋三司也

宗正卿

周官少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疎秦置宗正漢因之平帝又於郡國置宗師以糾皇室親族世氏致教訓焉選有德義者爲之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上書宗伯請以聞

宋宗正寺判寺事二人以宗姓充掌奉宗廟諸陵薦享之事司皇族之籍大宗正司知司事二人以皇親充掌敦睦皇族教導宗子受其陳請辨訟之事及糾過失而達之朝廷又有睦親廣親宅都大管勾三人以內侍充

玉牒所淳化六年始設局置官倣唐制也朱勝非秀水閑居錄本朝國書嚴奉寶藏未有如玉牒者用金花

紅羅標黃金軸至神廟以軸大難於披閱詔爲黃金
梵筴又以黃金爲匣鎖鑰皆金也進呈畢安奉於宗
正寺玉牒殿
漢平帝詔朕惟宗室皆高帝子孫今置宗師以糾教之
明章二帝友愛子弟幼者率留京師訓導以禮唐高
宗詔宗室子孫就秘書外省別爲小學元豐六年宗
室令鑠乞建宗學詔從之

內侍省

稗史論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
之側故周禮制官亦倍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
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
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
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
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
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
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典仍襲
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
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
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
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

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遊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憸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

萬機殺違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慘戮五宗漢之紀綱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

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氷紈
霧縠之積盈牣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
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綵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
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強者
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
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樓寇劇
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
旋見殄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
離披災毒實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嚚怨協羣
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
雖袁紹襲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
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鼎所謂君以
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宋祁唐書論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
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稟食
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
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
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
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
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

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修功德市禽鳥一爲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慓士奇材則養以爲干巨鎮強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籍又日久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愎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爲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噫梟狐不神天與之昏未如亂何故取中葉以來宦人之大者萃之篇

馬氏曰古今宦者之禍夷考其盤固猖獗之由則有自來矣蓋將相者天下大權之所自出也漢中葉以後以中書爲政本而中書令管機密屬之貂璫是宦者

得以竊相之柄也故陳蕃竇武何進之徒一有規畫奏啓即爲所窺先發制人禍不旋踵而國祚隨之唐中葉以後倚兵戎定禍亂而觀軍容監軍屬之貂璫是宦者得以竊將之權也故勲德如李郭則俛首受節制而不免失律跋扈如李茂貞朱全忠則稱兵內侮而遂以移祚矣兵刑者人主威柄之所自出也漢自桓靈以來有黃門北寺獄是宦者得以專刑也故窮捕鉤黨剿戮名士皆黃門北寺獄之所爲也唐自德代以來有兩軍中尉是宦者得以專兵也故易置人主誅夷大臣皆兩軍中尉之所爲也蓋將相之任彼得以擅之兵刑之司彼得以專之而又地近情親根連株固故雖有英特之君賢智之臣終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疾亦有積漸之久故也然桓靈昏主又從而崇奬之故權悉下移而漢之亡遂承文武宣賢君雖不能抑制之然政自已出故唐之亡少紓云

樞密院宣徽院附

馬氏曰樞密之名始於唐代宗寵任宦者故置內樞密使使之掌機密文書如漢之中書謁者令是也其權任已侔宰相至僖昭間遂至於視事行文書矣朱梁懲唐敝不用宦者宋興始以樞密與中書對持文武

二柄號稱三府然雖曰掌兵亦未嘗不兼任宰相之事至慶曆以後直以宰相兼樞密使及元豐官制行欲各正其名遂不復兼詔大事三省與密院同議進呈畫旨小事樞密院獨取旨然密院雖可以參謀三省之事而又在所以委任之者如何温公潞公當熙寧之時與國論不合則神宗欲其專任本兵不預他事蔡確當元祐之初欲引章惇以自助則欲其共立異議陰排正人至紹聖以後則兩府皆憸人附會紹述更無異議矣

馬氏曰樞密宣徽二院始於唐肅代以後特設以處宦者其後宦者之勢日盛則此二官日尊及五代以來至于宋朝則皆以大臣爲之然樞密既專掌兵而宣徽位尊事簡故常以樞密院官兼之或以待勲舊大臣之罷政者

東宮官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在學時入則

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秦漢以下始加置詹事中庶子及諸府寺等官亦有以他官而監護者宜帝欲以中郎將監護疏廣以爲示狹順帝以侍御史監護

朱子曰唐六典載太子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尚書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衆局則猶朝廷之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又各師其屬之意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賛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官職一視朝廷而爲之隆殺今之東宮官屬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選賢德者爲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數員而已如賛善大夫諸官又但爲階官非實有職業

眞宗在東宮建堂習射名繼照堂有勾當官三人以諸司使及內侍充仁宗在東宮肄學建堂名資善堂有都監一人以入內侍都知班充

駙馬

表樞議曰昔王姬下降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著於詩人之篇漢氏之初列侯尚主自

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表駙馬爲一號魏晉以來因爲常准蓋明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莫可合委而酌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

節度使 諸使

唐景雲二年始有節度之號天寶初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總軍旅顓誅殺初授具帑秣兵仗詣兵部辭見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大纛中官相送次一驛輙上聞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旛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齎送迎于道左

馬氏曰節度使在唐爲閫帥觀察團練使在唐爲監司防禦使在唐爲邊將刺史在唐爲郡守至宋則閫帥監司邊將郡守各別有以名其官而節度承宣觀察團練防禦刺史則俱無職任特以爲武臣遷轉之次序

州牧刺史諸道使

漢武帝置部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馬居部九歲舉爲守相成帝綏和以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爲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

九卿缺以高第補哀帝時朱博奏曰漢家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人安平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著者輒登擢秩卑加賞咸勸功樂進今增秩爲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効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牧置刺史如故奏可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世於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爲採訪處置使既又改爲觀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分天下爲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訪察善惡舉其大綱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領州而虐視支部元結爲道州刺史作舂陵行以爲諸使誅求符牒二百餘通韓愈送許郢州序云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財已竭而欲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耳今之州郡按制控刺者率五六人而臺省不預毀譽善否隨其意好又非唐日一觀察使比也

馬氏曰按野處所言以爲唐之州縣不過一使臨之而宋則有帥漕憲倉四司故州縣之官尤難以奉承展

布蓋唐制一道兵政屬之節度使民事屬之觀察使然節度多兼觀察又各道雖有度支營田招討經畧等使然亦多以節度使兼之蓋使名雖多而主其事者每道一人而已至宋則監司各自有建臺之所每司專有長官專有掾佐而號令之行於統屬者始煩矣然宋之監司雖多而一司猶不過一人專之也若夫司存鼎立而每司之稱牧伯刺史者比肩數人而以臨乎其縣每縣則稱宰者比肩數人而以臨乎其民則其誅求之苛密奉承之不易又振古所無也

馬氏曰按古者牧伯之任後世之所謂監司也隋以前多謂之刺史自唐以刺史名知州而後牧伯始別有以名其官蓋唐之初止有上中下都督府其後則有節度觀察團練諸使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安撫提刑等官然唐宋中世以後監司尤多蓋唐之多設監司也起於開元天寶之興利如楊國忠爲宰相所領四十餘使及元道州言到官未五十日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是也宋之多設監司也起於熙寧元豐之行新法如蘇公所謂使者四十餘輩事少員多人輕權重及溫公所謂提舉司乃病民之本源

是也

馬氏曰州之名起於虞十有二州後世刺史之所治是也郡之名起於秦三十六郡後世太守之所治是也隋廢郡以州統縣然郡卒不可廢也至唐而復之然唐太守俱稱刺史使持節蓋所治者太守之事而所稱刺州牧之官矣故所謂治中別駕之屬其在歷代本州之佐官也唐郡守稱刺史而[illegible]以治中別駕爲郡官屬矣然唐州牧之官爲節度觀察諸使而其屬官則有推官判官書記支使之屬至宋而節度觀察特爲貴官之虛名初不預方岳之事而州牧之任則自有閫帥漕憲等官而各臺又自有掾屬若唐節度觀察之屬官則反爲列郡之元僚蓋雖冒以節度推官觀察推官判官書記支使等名而實則郡僚耳

郡太守

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馬

晉太始中詔守相三載一考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

述職省俗宣風展義也又山公啓事曰晉制春夏農月不遷改長吏郡守縣令之屬以其妨農事故也

縣令

胡廣云秋歲末戶口墾田錢糧入出盜賊多少上集考於[illegible]其功功多尤爲最

知縣一次並借緋章服乾道二年御筆令後非兩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紹興初數申嚴之後或廢孝宗在位持之甚嚴慶元初復詔除殿試上三名省元外並作邑五年又令試大理評事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著爲令舊捕盜改官人並試邑自後雖宰相子殿試科甲人無不宰邑者矣

教授

朱子漳州教授廳壁記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

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墨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爲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爲難矣哉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內之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統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勉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爲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爲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

祿秩

宋咸平間知制誥楊億上疏言唐制內外官俸錢支外有祿米職田又給防閤庶僕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

官俸錢並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權罷官於半俸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俸三分之內其二分以他物給之鬻於市廛十裁得其三曾糊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云昔漢宣帝下詔云吏能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俸者於策書切見今之結髮登朝陳力就列其俸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師長位莫崇焉月俸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甚可駭也豈稽古之意哉欲乞百官俸祿雜給並循舊制既豐其稍入可責以廉隅直限以常員理當減於舊費

卻祀宗廟

卻特牲曰祀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循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乃待王公且及三代

卷之十一終

常員既當郊祀書費

文獻通考纂卷之十二

宋鄱陽馬貴與著

明海鹽胡震亨纂

彭宗孟

武康駱駸曾校

郊祀宗廟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愼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然則義

者祭之理也數者祭之儀也古者人習於禮故國家之祭祀其品節儀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戴記是也儀禮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漢鄭康成深於禮學作爲傳註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讖緯之言而釋經以秦漢之事而擬三代此其所以舛也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太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爲威靈仰或以爲耀靈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于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復博贍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常參酌王鄭二說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廢也至於禘祫之節宗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適折衷其叢雜牴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與義著爲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爲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

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
濶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註之文
而存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今作
郊祀考第十二以敘古今天神地祇之祀首郊次明堂
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
社稷山川次封禪次高禖次八蜡五祀次田蚕次祈禳
告祭而以雜祠淫祠終焉宗廟考第十三以敘古今人
鬼之祀首國家宗廟次時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祀
先代君臣次諸侯宗廟而以大夫士庶宗廟時享終焉

郊

陳氏禮書曰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
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
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泰壇南郊之壇
也以之燔柴泰折北方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折則
人爲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
人爲之壇折所以盡文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
栗其牲體全脊其羹其器犧罇疏布幕椫杓豆登鼎
俎簠簋匏爵之類其藉蒲越藁秸其樂歌黃鐘大蔟
奏大呂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
輅素車其旂大常其服大裘衮冕其搢執則大圭鎮

主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略如此而已更秦則興鄜密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祠五帝秦之祠天不於圜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圜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後世壇有八陛祀天其上奏樂其下非先王掃地而祭之意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輅騂駒龍馬一切侈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蠭起一時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隳廢殆盡良可悼也平帝元始之制王莽定也

馬氏西漢不郊祀論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舜攝政之初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湯代夏之初用玄牡告于上帝神后武王代殷之初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然則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

報祭曰類福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爲之訓詁以爲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含樞紐也以爲五人帝者曰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爲諸侯而居西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太史公讀秦記以爲秦雜戎翟之俗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廬於郊祀君子懼焉然以愚攷之襄公以其有

國於西也而祀少昊白帝是猶宋人之祀閼伯晉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也太史公誤矣繼而諸畤並興或由夢蛇而爲鄜畤或因獲石聞雉而爲陳寶或由雨金而爲畦畤又繼而有青帝黃帝炎帝之祠俱以時名之蓋少昊白帝西方之神秦祠之宜也而并及青帝黃帝炎帝則非所祭而祭者也至於鄜畤陳寶之屬則皆秦中小神之爲淫厲而驚動禍福者秦人無知亦爲立時而同於諸帝之祠漢人不攷復指四時以爲郊天之事至高祖立黑帝祠以備五畤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進祠上不親往嗚呼安有郊見

上帝而人主不親其事者乎往往見其所祠者叢雜
冗泛此以姑諉之祠官修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
之言而立渭陽五帝之廟孝武採繆忌之說而建太
一天皇之壇始親祠矣而皆謂之郊見天郊事天之
禮也諸方士言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則太
一五帝俱天上之神爾以神爲帝以祀神爲郊而昊
天上帝之祭固未嘗舉行也漢初陋儒既不能有所
建論是正賈生賢而知禮者也親承宣室鬼神之問
亦不能引經援古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儀以革
秦世之淫祠惜哉自是而後郊時祠禮之豐殺每與
方士之際遇相爲盛衰渭陽五帝之親祠也以新垣
平平誅而帝怠於渭陽之祭太一諸祠之郊拜也以
繆忌忌亡而祠官領三一之祠而昊天上帝反不得
比所謂太一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高祖創業之太
祖亦終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豈不謬哉至成
帝時匡衡請徙甘泉祠於長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
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
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漢興
儀制未定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
之大禮郊見上帝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

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
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因是皆罷然後
祀禮稍正然終不能建議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
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
與甘泉五畤互爲罷復卒無定制至王莽秉政請復
長安南北郊祭天而以高祖配善矣然復以高后配
地祇而共祭則臆說不經爲甚蓋莽將篡漢故爲是
崇陰教以媚元后而遂其盜權竊位之謀耳或曰匡
衡之論正矣然史載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
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

之以問劉向而向以爲不當革上卒無繼嗣哀平短
祚漢以中衰議者惑焉何也對曰千金之家其祖父
奉淫昏之鬼以求福而爲之子孫者欲矯而正之則
所舉者未必能福而所廢者祇以掇禍如諸畤之神
雖不正然漢代秦而興不能以禮革之方且信方士
之言愈加尊奉侔於事天其祭之也且歷七世百五
十餘年則其靈響暴著也久矣固未易遽絕也逮世
祖中興建武郊天即採用元始故事而不復襲漢初
之迹甘泉諸畤未嘗領之祠官加以尊奉而亦不聞
其能驚動禍福以來紛紛之議則以其絕之有素也

故曰君子以作事謀始郊畤諸祠其說多出於方士作史者固不得而刪之要之郊祀志只當叙述所祀天地百神本末而諸方士之言當別立方伎傳述之乃爲允當道家以符籙役鬼之說附會於天地百神則遷固封禪郊祀之書實啓之以昊天帝並列于所謂上九位天尊者則鄭康成六天之說啓之康黎幹論太祖非受命之君不宜配天略曰稽上古洎今無以人臣爲始祖者唯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商周始封之君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亦其次也夫始祖者經綸草昧禮大則天所以此元氣廣大萬物之宗尊以長至陽氣萌動之故乃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匏牲用犢誠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禮也若夫神堯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郊祀宗祀無以加焉

馬氏曰按三歲親郊而所祭者凡三一日祀原廟二日祀太廟三日詣圜丘行禮此禮始於唐而宋因之蓋近代以來天子親祀其禮文繁其儀衛盛其賞賚厚故必三歲始能行之而郊祀所及者天地百神與所

配之祖而已於宗廟無預故必假告祭之說就行親祀宗廟之禮焉於事則簡便矣謂之合禮則未也唐睿宗後天地合祭宋初因之神宗元豐始分哲宗初合後分徽宗分中興以後合

宋寧宗嘉泰五年臣僚言周禮祀天祭地奏黃鐘歌大呂奏大蔟歌應鐘樂工瞽師蓋聲音所自出今絲竹管絃類有斷闕未知復何以戛擊搏拊鼓吹佾舞之工蓋數百人寠人賤工安能蠲潔而無瀆係名之人亦與其間垢穢擾雜殆不可辨大雅言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今自圜壇之上暨于層龕之相承位序甚衆所謂籩豆簠簋登鉶罇俎之實內惟牲牢至期宰擊餘如膴鮑魚鱐與夫兎鴈麋蚳之醢麋鹿之鬻餌餈糝黍稷稻粱之食芹筍之菹先期呈饌或浹兩辰覆之瓦瓿無復再祭名爲供官殆百餘人滌濯設實盡出其手此曹係籍奉常平時所給甚微籃縷垢穢殆不可近露宿壇所半夜而興醜面濯手皆所不及馨香不聞氣臭胡達昔魯人之祭也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則爲不敬之大今圜壇至壝埒之內外爲位者八百分獻之官贊禮之人不

能審候壇上疾徐之節但欲速於竣事獻官既多而禮生率常抽差貼吏爲之既不閑習於禮而賛引捷給獻官跪拜俛興酌奠皆不及於禮并行如奔怠慢之失寧止跛倚夫以郊禋大禮竊聞鉅費至數百萬而四方之犒費不與焉獨聲音氣臭之用切於事神不嚴若此則數百萬之費皆是不揣其本臣觀士庶之家或延緇黄設禱祠主人齋戒於家而僮僕莫不知懼於下庖厨者屏氣不息守護者呵禁甚虔仰惟萬乘之尊郊禋大禮赫臨在下而百官有司顧循舊弊可不亟正以對越威靈

致堂胡氏曰郊之爲禮天子所以對越上帝也上帝雖無情而感應之理如響之從聲也若其保佑景命則將事之時風雨不作宇宙澄霽嘉祥叶氣若顧若荅否則反是考之方册自古郊祀而有變異不得成禮者唯慕容超與楊廣耳二人旋踵而亡且受誅戮孰謂天道爲遠哉

馬氏曰先儒多謂魯郊祀非出於成王之命或以爲出於惠公之請愚未敢以爲然蓋春秋之際雖諸侯不無上僭然苟非如楚及吳越之流介處蠻貊自放於禮義之外者則亦不敢奄然以天子之制自居雖以

五伯盛時晉侯之請隧楚子之問鼎如襄王及王孫滿尚能引正義以責之不聞晉楚之君遽至於用隧而求鼎也僭郊之事大於請隧問鼎矣惠公當平王之時王室雖弱其陵夷不至於後來之甚請之不從而遂僭郊則惠公之暴橫無君過於晉文楚莊矣決不然也然則魯何以有郊祀乎嘗考明堂位首言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即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於禘嚳郊稷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謂穿窬不戢遂至斬關作俑不止遂至用人者也再觀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魯宋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乃知魯不特僭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燕享賓客亦用之矣

蘇軾南北郊合祭議曰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

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哉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不可但執周禮更不論今可與不可施行

馬氏曰北郊分祭始于元豐本以合祭爲非禮分祭爲禮至分合之議不決則廢親祠而權以上公攝事者且二十年蓋病其非禮而反至於廢禮以爲不當並祀於圓丘而終不能親祠於方澤則固不若一遵祖

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哉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不可但執周禮更不論今可與不可施行

馬氏曰北郊分祭始于元豐本以合祭爲非禮分祭爲禮至分合之議不決則廢親祠而權以上公攝事者且二十年蓋病其非禮而反至於廢禮以爲不當並祀於圓丘而終不能親祠於方澤則固不若一遵祖

宗之法三歲並祀南郊之爲愈也當時祇因分祀則賞賚之費倍增然禮文乃百王相承之大典不可損略而賞賚則五季姑息之弊政何難更張乎

明堂

陳氏禮書曰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修廣而不言崇商言堂修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修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个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爲九階矣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略也淳于登以爲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夫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門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

公玉帶謂爲一殿居中四面無壁以茅蓋水環宮垣爲複道通之以樓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豈其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堂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房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實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時曾放其制晉放其名也四時之氣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故春堂名之總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物之相見玄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太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書與士虞以殯宮爲廟則大享在焉謂之太廟可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

之四嶽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月令言明堂之制則然其言四時乘異輅載異旂衣異衣用異器則非也明堂位言朝諸侯于明堂則然其言周公踐天子之阼負扆而受朝則非也何則王者迎五氣則於東南西北之四郊禮六神則以蒼黃青赤白玄之牲玉象四時以巡嶽順閏月以居門而天地之間罔不欽若則十二月之異堂聽朔不爲過也若夫車旗之辨見於巾車司常衣冠之等見於弁師司服皆無四時之異禮運曰五色十二衣旋相爲質郎顗曰王者隨天自春徂夏改青服絳非古制也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詩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蓋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工總已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也

袁准正論明堂曰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攷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以干鬼神

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

朱子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祀后土

陳氏禮書曰古者正祭有常數非正祭者無常時故歲祭天者四詩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也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享帝是也冬

報周禮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是也凡此正祭也旅類造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祭地之禮周禮所謂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正祭也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地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

楊氏曰古者祭天地于圜丘夏至方

也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又柴望並舉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凡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有繼日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祀上帝則曰類類者謂倣郊祀之禮而爲之則非正祭天也告地而舉望祭之禮或社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也故其禮一而專並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不必拘其時不必擇其位雖舉望祀社可以該地示故其禮要而簡所謂禮雖不同義各有當者此也

雩 禱水旱附

月令仲夏大雩鄭玄曰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

楊氏曰愚按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此詩頌所謂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龍見而雩與周禮所掌春秋所書不同周禮司巫帥雩而舞雩爲旱而雩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蒼龍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爲民之心切遂爲百穀祈膏雨與啓蟄之郊其意同是以樂則必用盛樂

[illegible]祭獨不同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郊非不用樂也以禮爲主雩非不用禮也以樂爲主各隨其宜也

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或請焉或怒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卑勝尊也賤陵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彊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而不忌其難義之至也

陳氏禮書曰雩祀上帝必升煙後世乃謂用火不可以

祈水而爲坎以瘞就陽不可以求陰而移壇於東梁禮雩必自郊徂宮後世或祈山林川澤羣廟百辟卿士然後及於上帝亦梁禮也北齊及唐皆然雩樂以舞爲盛後世或選善謳者歌詩而已皆非古也此齊禮

祀五帝

家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句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則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位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

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
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
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
得同帝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
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
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句龍兼食於社而棄爲稷
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皡以降
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帝是其德
不可以多也
馬氏曰五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爲五行之鎮

而在地也五帝不出於天之外而謂五帝卽昊天則
不可五嶽不出於地之外而謂五嶽卽后土亦不可
陳氏禮書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
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禮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
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
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
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帝古者祀五帝必
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
耳而冬玄冥有修與熙者蓋冬於方爲朔於卦爲艮
於腎有左右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青黑

則官有修熙宜矣

祭日月

楊氏曰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祭日月之正禮也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此外則因事而祭如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此因郊而祭也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于南門外禮月於北門外此因覲禮而行用也月令祈來年於天宗此因蜡而祈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榮之此因榮而祭也

社稷

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禮記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荅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立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中霤亦土神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

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黄氏曰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

楊氏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則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則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則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爲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

陳氏禮書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后而長百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

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祀山

說苑五岳

岳也常

能大布雲

門也泰山東岳也霍山南岳也華山西高高山中岳也五岳何以視三公

天斂雲雨焉霍觸石而出膚寸而

合不崇朝　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禮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

封禪

袁宏曰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

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功告于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岳者靈氣之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輙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自黃帝堯舜至於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

陶匏取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梁許懋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爲法也

唐太宗欲封禪魏徵曰車駕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伊洛已東暨于海岱藿莽巨浸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言亦有輿人之誦

八蜡

禮記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謂其食田鼠

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民田害嘉禾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衣草服也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八蜡乃通以移民也使民飲羡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沙隨程氏曰八蜡之祭爲民設教也厚矣方里而井八家共焉吾食其一仰事俯育資焉而無減者可不知所本乎古有始爲稼穡以易佃漁俾吾卒歲無饑不與禽獸爭一旦之命者緊先嗇是德故祭嗇焉曰司嗇者謂修明其政而潤色之者也曰農者謂傳是業以授之於我者也曰郵表畷者畷井田間道也郵表也者謂畫疆分理以是爲准者也昔之人爲是而勞今我蒙之而逸蓋不得不報也曰猫虎者謂能除鼠豕之害稼者也曰坊謂昔爲隄防之人使吾禦水患者也曰水庸者謂昔爲畎澮溝洫使吾爲旱備者也曰昆虫者先儒謂昆虫害稼不當與祭乃易以百種

是不然所謂昆虫者非祭昆虫也祭其除昆虫而有功於我者也除昆虫者不一而足如火田之人捕蝗之子禽鳥或能食之霜露或能殺之以其不一而足故直曰昆虫焉耳夫以表畷防庸之賤隸猫虎昆虫之細效吾不敢忘皆得以上配先嗇司嗇之享其民勸於功利推而廣之等而上之視君親如天地而不敢慢也後世農田之利奪於兼并之家雖天下之用舉仰於農而農人不蒙其利大抵一歲之入兼并袖手什取之五假之牛種則什之七又乘其乏舉貸以倍稱之息雖八九可也是故樂歲先饑凶年多死者莫農人若也何以致然由郵表畷之失職也郵表畷之失職則先嗇司嗇與夫農者其德不白雖有防庸必私其私是生民之害不在鼠豕螟蝗也古之一夫施功力於田里者生蒙其利沒享其祭後世一切反此古者上農夫食九人後世農能食九口者不千一也下農夫食五人後世其父母妻子養者不百一也有爲浮圖氏者詭言於民曰汝知竭力耕耘而不自粒者乎是前生不種福也汝知燕居甲第坐享王侯之奉者乎品其材智道德非有踰乎人是前生種福德也故敬我者貴施我者富前生所作今獲其報今

世所作後亦如之猶影響也是以設爲天官淨土地獄惡趣以誘懼之時出怪神夢兆以證信之而先王神道設教之意替矣仰觀三代里田蜡祭之時其民恬寧愉樂和睦無怨故鬼神饗馨香之薦交歸其德不爲妖厲豈不盛矣乎

蔡邕獨斷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

陳氏禮書曰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祖在始行而無常時由漢以來溺於五行之說以王曰祖以衰曰臘其失先王之禮遠矣

五祀

中央土其祀中霤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秋祀門祭先肝冬祀井祭先腎

白虎通曰五祀者謂門戶井竈中霤也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立爲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岳氏曰古有七祀于前代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

皆致祭焉謂之泰厲公厲族厲今絶無舉行者故此等無依之鬼厲勢或出于依附淫祠殆無足怪

籍田祭先農

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千畝于南郊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而獻之于王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

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覘視也土陽瘨情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房星也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先先立春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二月朔日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當即發動變渢其氣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亟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

沐浴飲醴酒及期麣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
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
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撥一撥一耜之撥也
王無耦以一耜耕班三之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
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
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
嘗之庶人終食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
其官以于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
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今天子欲修
先王之緒而棄其有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
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親蚕祭先蚕

周制仲春天官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蚕于北郊以
爲祭服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爲之築宮
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后始齋戒享先蚕而躬桑
以勸蚕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幘十三宮之夫人
世婦之吉者使入于蚕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
戾以食之是月也命有司無伐桑柘乃修蚕器禁原
蚕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蚕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
原蚕爲傷馬

文獻通考纂卷之十二終

白下吳天祥刻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